

宋文鑑

和 16
339
15



宋文鑑卷第八十五

序

重修說文序

贈麴植彈琴序

龍圖序

弈棋序

御覽序

留別知己序

柳如京文集序

送魯推赴南海序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景祐鹵簿圖記序

輔弼名對序

送張損之赴任定武幕職序

徐鉉

柳開

陳搏

宋白

田錫

向敏中

張景

穆修

穆修

宋綬

劉顏

劉牧

新錢
有物



利
292
15

重修說文序

徐鉉

臣徐鉉等奉詔校定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於百代及於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譌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閒出返以篆籀爲奇怪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厯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

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妥矣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唐末喪亂經籍道息皇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粲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堙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者其閒說文具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注解詞

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復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學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食時而成既異淮南之敏縣金於市會非呂氏之精塵瀆聖明若臨冰谷謹上

贈麴植彈琴序

柳開

我聽子之琴實聞其聲不能知子琴之音也獨坐永日泠然不休嗟乎我是病於子矣子本謂我能知其音將欲宣其心而達其志也豈徒然乎爲子我悲矣不幸因子琴之悲而竊自感而自悲也子果能爲我而聽其言乎子之琴有似于我之文也力學十餘年非古聖賢人之所爲用心者不敢安于是學成而業精行修而德廣希于古之知己者不可從而見也徒勤勤而至于今矣尤人乎不知我誠之而莫所遂其求也甘自放于東郊矣聽子之琴感我之悲也亦將自尤而自責矣又何外尤于他人乎始自求于人今

知己之爲過也棄俗尚而專古者誠非樂于人而取其貴者也獨宜其自知而自樂矣用是而得與子言乎子以琴之能見於我也將謂我能其音而辨其功矣我豈果能專爲子識其音而辨其功乎易子之願也我亦如是矣我聽子之琴尚不能識其音而辨其功矣人豈反能觀我之文也而能爲我行其言而盡其道乎故知人不我知者亦無尤也與子務于古者也知之者不足取于外也誠乎已而已子聞此之言固亦信哉我之感而悲不爲妄也子試謂我而思之將見亦鳴而不禁矣

龍圖序

陳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九卦謂履謙復恆損益困井巽之九卦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如係之於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

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上位去六一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方中央也皆明五之用也

形十分而為六五位六五形坤之象焉六也六分而幾四象成七六之地六不配謂中央六也一分在南邊六幾少陽九惟在北邊六便成老陰數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更無外數添也

二十四以上位中心去其一百六旬周於二十四位中心去其六亦見二十

二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

四之中運四十九之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夫三統地二地四幾數為造化之用也九幹五行幾數四十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成八卦者三體也謂一三五之三位二與四在陽則為孤陰四二皆不處之若避之也

九是也三皆不處之若避之也

大矣哉龍圖之變歧分萬塗今

略述其梗槩焉

弈棋序

宋白

投壺博奕皆古也禮經有文仲尼稱弈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觀夫散木一棊小則小矣子以見興亡之基枯棋三百微則微矣子以知成敗之數是故弈人之說有數條焉曰品曰勢曰行曰局品者優劣之謂也勢者疆弱之謂也行者奇正之謂也局者勝負之謂也品之道簡易而得之者為上戰爭而得之者為中孤危而得之者為下勢之道寬裕而陳之者為上謹固而陳之者為中懸絕而陳之者為下行之道安徐而應之者為上疾連而應之者為中躁暴而應之者為下局之道舒緩而勝之者為上變通而勝之者為中劫殺而勝之者為下品之義有淺深定淺深之制由乎從時勢之義又有疎密分疎密之形由乎布子行之義又有利害審利害之方由乎量敵局之義又有安危決安危之理由乎得地時有去來乘則

得之過則失之子有向背遠則斷之蹙則窮之敵有動靜緩則守之急則攻之地有廢興多則破之少則開之能從時者無不濟能布子者無不成能量敵者無不勇能得地者無不彊然從時之權戒乎遷布子之權戒乎欺量敵之權戒乎忽得地之權戒乎貪無謂品高而怠其志怠即將卑無謂勢大而驕其心驕即將贏無謂行長而泄其機泄即將疲無謂局盛而忘其敗忘即將危若然則制術於未形之前識宜於臨事之際轉禍於垂亡之間俱此道者爲善奔乎引而伸之可稽於古彼簡易而得之寬裕而陳之安徐而應之舒緩而勝之有若堯禪舜舜禪禹禹禪湯而得之謹固而陳之疾速而應之變通而勝之有若湯放桀武王伐紂乎彼孤危而得之懸絕而陳之躁暴而應之劫殺而勝之有若秦併六國項王霸楚乎是故得堯舜之策者爲首得湯武之訣者爲心得秦項之計者爲趾焉抑從時有如設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敵有如馭眾得地有如守國其設教也在寬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惡明其馭

眾也在賞罰中其守國也在德政均至于怠志而驕心泄機而忘敗非止圍棋將規家國焉故曰奔之事下無益於學植上無裨於化源然觀其指歸可以喻大者也故聖人存之

御覽序

田錫

臣聞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則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跡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辭寡非獵精以爲鑒戒舉要以觀會同可爲日覽之書資於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經矧王者機務餘暇端拱穆清所宜不勞躬而得稽古大端不煩覽而達爲理大意臣每讀書思以所得上補達聰而天啟微衷神佑私志近因宣召面得敷陳可以銘於座右者書於御屏可以用於帝道者錄爲御覽今經取帝王易曉之意史取帝王可行之事子或總於雜錄集或附之逐篇悉求切當之言用達精詳之理覽之詳其義則事與機會用之得其時則名與功偕冀以塵露之微上裨高深之德

卽嗣聖功業與堯舜比崇生靈富壽在義軒之上

留別知己序

向敏中

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偉哉達士之格言人倫之妙端也
敏中始學于六經舊史氏見砥名勵行濟時於有道者則臨文慨
慕景遺範而耿光見竊榮冒進致身於非據者則執卷窮微想前
事而太息頃歲嘗侍立于先人謂子曰矜功者弗立僥望者勿成
無徇俗以強媒苟名而自是三省前訓克荷靡忘暨予忝官聿來
南夏終朝若厲臨事且繁總地千里成賦百萬編民剛勁庶務稠
雜約乎風土陋豫章之奧壤比其井制越金陵之上邦布術惜從
繩之理化民無偃草之謠迅速周天迭換四稔忽奉宸詔俾歸闕
庭駕言于邁中心鬱然同年執友通才巨儒咸賦以序文歌詩送
別者多矣其間探味述作希閱詞旨大約以踐清華居近密名器
偉重組紱超峻爲進身之望也激揚之意雖知己之虛談潤色之
詞復文士之恆態豈若出直言以誠之垂有益以喻之使敏中于

太平之朝彰其道成其業去邪助正嫉惡揚善移風以變俗悛僞
以復古則可矣將逮于竊榮冒進之輩豈可得乎況立性甚拙揣
心愈疎嘗以居人臣之位握刑賞之柄煥耀當世賁飾後昆者宜
乎富于道德飽于忠鯁求于至理盡于至公然後不求名而名自
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設不能量力以再思約己以務進逐本
徇末爭利忘義心爲蠹螫面作狐狸縱峩冠鳴珮左金右玉上倚
千尋一去九萬躡跡于賢人君子之右者復不愧歎願言故交勉
樹令德俟他日將前言以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

柳如京文集序

張景

一氣爲萬物母至於陰陽開闔噓吸消長爲晝夜爲寒暑爲變化
爲死生皆一氣之動也庸不知幹之而致其動者果何物哉不知
其何物所以爲神也人之道不遠是焉至道無用用之者有其動
也故爲德爲教爲慈愛爲威嚴爲賞罰爲法度爲立功爲立言亦
不知用之而應其動者又何物也夫至道潛於至誠至誠蘊於至

明離潛發蘊其至而不知所至者非神乎哉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經典孟軻之拒楊墨韓愈之排釋老大小雖殊皆出於不測而垂於無窮也先生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拯五代之橫流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非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離其言於往跡會其旨於前經破昏蕩疑拒邪歸正學者宗信以仰以賴先生之用可測乎藏其用於神矣然其生不得大位不克著之於事業而盡在於文章文章蓋空言也先生豈徒爲空言哉足以觀其志矣今緝其遺文九十五篇爲十五卷命之曰河東先生集先生名氏官爵暨行事備之行狀而繫於集後

送魯推赴南海序

穆修

爲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而必言已之可爲耳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之道則政有必失之患爲其佐

者罪先及之故曰爲人之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上焉者賢已當公而輔之不賢已當公而正之賢不賢自主彼之材輔與正非己之職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及有之矣於其職也實無媿焉今之從事二人者或莫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我爲人佐遂能無一言爲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卽彊出白黑以紛亂之此非欺而何居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爲人佐言不吾專力與爲敵徒速悔累曷若附離唱和取容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子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旣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遊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是天下語臣賓接僚屬當獎正與直用是以往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于理子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挾其惠也

唐柳先生文集後序

穆修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齋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踰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為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

廢字由其陳故刪滅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爾因按其舊錄為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飶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九年秋七月河南穆修伯長後敘

景祐鹵簿圖記序

宋綬

古者黃帝氏創冕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綬商人之路周官有司常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三五之際其所由來尚矣秦六國兼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眾自時厥後損益可知歷李唐之艱屯接五代之卑替風流文物蕩然罕餘我藝祖挺神武之姿膺樂推之運霆斷電掃王略載清絲絕示天子之尊黃屋削諸侯之僭始議郊饗即詠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摧補緝漏目崇飾新規扞衛既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襲且久汗蟻不鮮乃命易以

厚繪加之文繡采綵相錯煥乎一時若繼代相傳洎代國所得於古戾者必褫去其制朴者必增華自是天時報功洛壇拜貺遺老嗟覩舊章頓還二宗繼猷慎守不則柴泰兆耕東廛篆石仙閣蓮牲汾澗順風訪道案厯上陵巡祭便蕃威容震耀羽旄輿馬咸慰夫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十意首著車服之目范曄緒成其事史官頗續此作其旁記別錄又有董巴徐廣周遷數家中朝江左亦嘗圖鹵簿至道中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內侍畫郊丘仗衛緘在祕府景德中資政殿學士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勅付太史蓋古今之論其詳可得而覩皇上紹庭正統拱己中宸睿德天成而日躋洪化火馳而風偃崇儒嚮學文之經也講兵訓士武之畏也奉先登循禮之大也度曲接神樂之廣也包文武以居業總禮樂而播憲則清光景鑠可臆度而遽數哉粵再郊之明年命華光侍臣圖寫大簿是時臣充儀仗使督攝容衛又以太僕奉車承被顧問官守之事得以周知乃與侍讀馮元侍講孫奭議曰前二圖書寫

形紀事不相參會蓋象設而又文陳乎繇是著爲圖記十篇名物夥多但續其居首者非有小異不復重出先標其形制後載其因造有未周盡復具於末篇別依兵部字圖書橫幅其軸織悉無漏合丹青而不亂非見聞之異辭天行星陳莫斯爲盛嘻夫聖人制情之動防民之踰爲之辨貴賤名數之差著陟降進止之節訓之以物則顯之以器故方軫圓蓋以觀法象鏤錫辰旂以昭聲明寢兕持虎以養其威升龍左纛洪副其德天下尊之百官奉之邪心弗萌亂原以消非謂尙文貌之繁矜紛華之飾我后之置圖自正觀古作鑒者其是之謂歟歲在戊寅燔祀有期勅內省副鑿監連屬艱難常從領護其屬重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正詢博士之論擇國工之工巧惟藻絢臻夫典美臣又適分使節專職禮儀因念曩編宜益今制而名標天聖事從景祐義則非順理當改爲輒取近所修正各附其下他卽如舊仍以親政之初元冠其篇題表一王而大居正也荐塵衡石之覽將謹名山之藏庶幾裨中經丙

部之餘爲官注一家之說爾

輔弼名對序

劉顏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總百揆書曰夢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勗仁勸道補政益德申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

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苟其不善過與不及之者或有問大而應細詢要而對迂訪真而述僞咨易而答難若是欲聰而塞欲明而昏法度可垂未之聞也夫子曰舜好問好察邇言謂近言而善者察而行之蓋得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奇遠然後聽從此古之帝王求其論說之本意也

夫舜與三王治殊而道邈論說之語質略而深末塗難守惟漢至五代跡顯而時近問答之辭聞見者洽後世易法可酌中道垂訓來世顏竊不忖揆私務纂述失意窮處宅心遺事探經濟之策考撫實之議斷自西漢迄于周朝凡一十九代之君臣僅千二百年之問答皆朝廷之至務社稷之令猷或關治亂以發明或繫安危而辯列足以施諸廊廟利於國家經久可行本末具述凡四十門門中各起類例以陳警策又爲序論以示抑揚其下或逐臣或逐事有所隱塞曲爲申明并目錄共四十一卷命曰輔弼名對其間亦有位非公卿言是輔弼不可廢者兼而錄之又有虛論浮談讒言輕議雖輔弼之士亦不取焉昔太史吳兢撰貞觀政要止述太宗一朝又宰相趙瑩著君臣正論惟載唐室一代其實多采章疏不能純取問答且章疏多則有疏閒之敝問答少則失親切之詳以至虛論浮談讒言輕議錯雜其閒精粗相半將恐垂訓不廣而取信不深故自歷朝專采名對庶幾賢人君子輔弼聖帝明王詢

于芻蕘無棄顛頽也已

送張損之赴任定武幕職序

劉牧

我國家以仁策馴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挈詞幣修聘事焉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與足蹈吾境目觀吾民斂手帖帖如家人焉故朔方之民往往老者忘父兄之讎而壯者不識戰鬪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爲牧言邊防事云兩河閒夷未通好時其民過鄰里親舊家必帶刀劔霜降農閑里胥鄧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畜健馬乾食寇至裹糧持劔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爲恥通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尙能辨其名物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老矣子孫生來見聞保障不驚城池不完開門逢迎不相危疑食稻衣錦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尙武勇而無事以來習熟爲然亦少殆矣朝廷旣以朔方爲安凡沿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授士之從政選懦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內郡不憚其去輕揚急進者貪其階緣知遇其

勢易獲亦十倍內郡咸樂其補故今言邊任者粉墨雜糅矣噫凡人有家雖無事時未嘗一日不嚴門庭之限藩籬之固其與人也雖親戚交善許相死生亦不忘去內外之別川者腰舟具焉山者獸獲存焉爲人牧民者如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釋者謂四夷爲中國之陰王者必卻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卻外所以擬其象也必至日者果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速明不可後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於利亦防姦之謂也天之愛民久矣必爲生智者以謀之損之是行豈貪飲食速知遇之徒歟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今其行有日同年友弟劉牧取酒酌勸侑以言曰今夷人保信誓河北固無恙弟其民之疾苦治之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忘之乎而又職事官之任平居時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驩與記奏之事在軍旅則參謀畫擁楯騎馬而裁檄書北方多賢諸侯如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爲具腰舟設獸獲者笑之

宋文鑑卷八十五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宋文鑑卷八十六

序

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惟儼文集序

歐陽脩

集古目錄序

歐陽脩

梅氏詩集序

歐陽脩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脩

外制集序

歐陽脩

詩圖總序

歐陽脩

慶厯兵錄序

宋祁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淑

唐鑑序

石介

祕演詩集序

歐陽脩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

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常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欲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若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

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崕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于佛而通儒術喜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管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

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旣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旣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集古目錄序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

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弃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顯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

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
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
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
金石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梅氏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
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
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
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
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子
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
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
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
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

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
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
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
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
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
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
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
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
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
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
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
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為物眾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

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眾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眾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事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眾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

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外制集序

歐陽修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銳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陝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閣門使卽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

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尙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勅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勅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導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

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彰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爲三卷子自直閣下倮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卽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詩圖總序

歐陽修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爲周南召南其八篇爲小雅六篇爲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爲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爲小雅十二篇爲大雅三十一篇爲頌是爲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爲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爲周公詩

主道幽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幽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幽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為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說之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序推

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為圖故風雅變王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子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首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君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慶厯兵錄序

宋 祁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即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彊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分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疆臣其弊勢侔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故羣不逞糜潰而爭由是觀

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剗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眾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銳而剗者充之或挽疆或蹋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墮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壹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橫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與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它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懌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曆五年今參預貳卿濟陽丁公以壯猶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几閣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鉤考纖微撥其攻守戰者為禁兵民兵兵錄五篇合羣曹所分摛諸條所

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件之區處戢如也彌眾而易見愈詳而不繁雖伍符猥并邊瑣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帷而判蓋簡稽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錄成乃上於官且俾敘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別錄示有尊也餘軍弗載略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多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宥不周歲擢貳鉉台曝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淑

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錄汜元母迺備志大夫藏家者唯吳氏西齋著曰唐季兵燬墳典散落皇宋戢戈講道薦紳靡然編摩校輯歲月相踵子家高曾以還力弦誦馬蹄間重明尚文素風不衰肆中山公奮蕤舒光翊宣通謨狷者賴清白之傳冠而並班傳遊載筆兩朝禁清圖史號令策牘吁俞演暢伊延閣廣內幽經祕篇固殫見悉索之中刺辨次甫事摩去大抵官書三萬六千二百八卷訂

開元見目什不五六崇文目剝去五千餘猶淺末標剽名臣舊族
間所獲或東觀之闕繇是知世書尙存購寫弗競豐社舊蘊斷巖
不倫中山官南始復論補逮于刊綴彌三十載會請養王堂扶私
褚外內經合道釋書畫得若干離十志五十七類總八百几樞題
表參准昔模細素枕籍點兼古語有貳本者分貯旁格柳氏長行
後學之別歎噫予門從著作水部贊善洪州四世而及中山鄙夫
承之施爾朋圭芻泊彙蒙謙輩冠蓋入葉繁汝曹善承之肆守之
毋爲勢奪母爲賄遷書用二印取朋筴所以記封國詔世代東都
永寧有館第四都復道有園齋爲退居佔畢之玩既志之序之識
迂拙耽賞之自後日紬續追紀左方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
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
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

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又承光
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
臣逃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氏
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
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
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茂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爲季述
之囚辱臣眇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
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
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
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
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
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禍
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
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

魏魏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畸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維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齷齷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宋文鑑卷第八十六

宋文鑑卷第八十七

序

皇祐會計錄序

田况

奉國軍衛司都目序

錢彥遠

送楊鬱林序

劉敞

劉景烈字解

劉敞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送張總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唐史論斷序

孫甫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序賻禮

司馬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故蹟遺文序

王回

皇祐會計錄序

田況

在昔冢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灋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殺精密重慎可知也已古今世遼兵農殊業賦貢常入不足更用幹計權利其涂百出有唐鹽鐵戶部度支分釐使務謂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匱耗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明宗乃專立一使以總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多齟違無所從稟故復合而為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半在於茲矣以秦漢言之則兼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職以唐五代言之則包租庸地稅戶口國計之名其寄重憂深非羣司之擬也國家不享海內化際日出養兵之法與古不侔祖宗繼承募置增衍康

定慶歷中夏戎阻命邊關益戍釋販舍未爭隸軍籍校之景德祥符歲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費日侈民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員歲溢恩蔭例繁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獻聖恭儉憂民節用內踈聲玩外簡游幸至於廣內秘殿裁損渥飾嚴籟池囿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應不急土木一切權罷舊飾去歲傳宣三司福靈殿等處五年一次修換金明池御座龍艦金碧宏麗始費不貲攸同請繕飾上面論曰此實無用可撤毀之勿橫費也臣以斷鑿小碎之材毀無所用願粗修補不願以安邊使壞可也上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願以安邊柔遠清心息事為本征繕或闕時發內府緡帛以濟之故計臣得以深自率勵未罹咎謫誠為幸哉必欲酌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則繫乎岩廊論之非有司之事臣材策闇短久當大計雖內自竭盡而績無最尤若夫內外之盈虛出納之慎忽商貨之通滯法令之峻遲朝夕詢求則不敢解先朝權三司使公事丁謂嘗編景德會計錄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贏虧變通損益多非近制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皇祐會計錄六卷一戶賦二課入三

經費四儲運五祿賜六雜記其出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為準精
要者采緝之冗釀者刪除之如謂所錄郡縣疆里復以宮館祠宇
附贅其下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饋國之大計故特爲儲運一篇
以補其闕每卷之首別爲題辭今昔之隆汙置廢之是否庶可見
其崖略矣冒瀆皇覽伏深戰汗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彥遠

詩曰王之爪牙言吏士鋒銳能搏噬奇邪也故軍將皆建旗于前
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稟進卻悉趨其下近世重武通謂刺史治
所曰牙緣是從卒爲牙中兵武吏爲牙前將俚語缺誤轉稱爲衙
唐自開元至五代聞衙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校臺省官猶春秋
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國初芟誅奸雄斂威銷萌出儒臣守郡始
募城郭子弟或里胥雜補唯得筦倉庫部飛輓趨擯呼指爾乃立
條教以均勞逸視比例以參輕重考歲月以敘等級愛民甚矣天
下壹也就有風俗便宜亦從而小殊明州漢之鄞縣本朝賜節度

額其地東濱海洋羣山聯屬田疇且隘蠡麤錯出居人隋窳偷生
喜輕衣甘食無蓄積之實衙將員雖百有二十貲產視它郡爲瘁
典吏乘隙翫枉重困握粟出卜訟訴繁興昭文學士陸君下車明
年彥遠得爲通判官會按察使符俾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世
昌侑焉頗蠲除舊弊數端悉條列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眾以爲
便乃獻狀按察二使旣成題曰衙司都目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輒以炎瘴霧
露爲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
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
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
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眾皆榮之然楊侯旣受命退而治
裝汎然不以爲喜聞嶺海之說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爲憂如佗日
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

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饜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竟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常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內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複應敵施巧倏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聞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子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未試子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子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

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敘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己之乎夫蠻夷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獫狁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

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爲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穴則固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爲致人而致於人豐於勇而蓄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幸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爲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非益也將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闖釁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徠僥勇士務刺擊爭鬪以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眾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縮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操持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

平四方追鑿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之任武人剝去角牙磨治齟壯戾妥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能自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總之温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己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

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昏耄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偏怒奇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乎簡歷日召而前頤指教勅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鞫者不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使能者爲之期止於是

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眾皆可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墮寃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知矣故子序其行旣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

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道也其閒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為惡者眾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其閒有善事也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為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蓋務便

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為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比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不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劭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荅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

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紀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餽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尙編年紀傳不可爲乎荅曰爲史者習尙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尙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不能守其法乃有荒縱很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

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敘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閒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尙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尙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荅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

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埃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敘事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音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感也謂時

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感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干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感則職于怨慙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感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踏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人若外利而踏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

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胷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

而爲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勳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尙齒不

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閒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美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尙參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凡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二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年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序賻禮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尙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摘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

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賻貨財曰賻衣服曰祿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

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亨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埃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埃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埃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

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子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眾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軻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然其於眾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狹衣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者果異眾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子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故蹟遺文序

王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為最壽者惑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岩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為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特以為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剝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

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眾傳而廣之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他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說爲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眾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以吾說而廢否

宋文鑑卷第八十七

宋文鑑卷第八十八

序

譜例序

蘇洵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蘇氏族譜引

蘇洵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陳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譜例序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

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爲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曰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爲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爲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爲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爲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爲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噉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曰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疆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愾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

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於總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

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寗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

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濱滂溥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礮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

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眾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

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非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

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故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疆天

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

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文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

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祕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尙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

亂之中蒼惶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錄序

曾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遹德非常之迹將闡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檇机龜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

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與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

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

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衰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

成此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厯官行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杆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

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盡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爲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冑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

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閔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宋文鑑卷第八十八

宋文鑑卷第八十九

序

送周屯田序

曾鞏

送江任序

曾鞏

送趙宏序

曾鞏

李氏退居類彙序

李泰伯

鼻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鄭野甫字序

章望之

送周屯田序

曾鞏

士大夫仕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祖鞞鞠毬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則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以尊榮也今日辭事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游散弃乎山墟林莽阨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

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中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贏糧舉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

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塗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以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飢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潔廉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送趙宏序

曾鞏

荆民與蠻合爲寇潭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爲改用人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接間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眾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眾且健也然而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義信雖單車獨行寇可以爲無事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適重寇耳況致平耶陽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爲前之守者不能故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靳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爲是而已耶抑猶

不免乎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相望爲我諗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孰謂得失耶愚言儻可以平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咸通之間南方之憂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爲近臣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

李氏退居類彙序

李泰伯

李泰伯以舉茂才罷歸其明年慶曆癸未秋因科所著文自冠迄茲十五年得草藁二百三十三首將恐亡散姑以類辨爲十二卷寫之間或應用而爲未能盡無愧閔其力之勞輒不弃去至於天淫刻飾尤無用者雖傳在人口皆所弗取噫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十二卷庶可藉乎見古人矣故自序云

臯繹先生詩集序

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正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臯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克公四十七世孫云

田表聖奏議序

蘇軾

故諫議大夫贈司徒田公表聖奏議十篇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主乎吾是以知太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然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

之志也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爲口實然余嘗薄其爲人以爲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眾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亦時有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唯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遊三十餘年公常稱之爲聰明才智

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
以涕泣不忘豈爲利也哉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
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
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
傳者也若其爲人之大略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眾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孟子
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
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
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
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
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

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
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
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
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
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
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
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
況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
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
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
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
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
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
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

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民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
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
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
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
十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
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
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
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
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
諱修字永叔旣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華戎魯衛信錄總序

蘇頌

元豐四年八月奉詔編類北界國信文字臣竊惟念國家奄宇四
海方制萬區九夷八蠻罔不率俾蠢茲種獫早以面內章聖皇帝
因其喪師請和許通信好歲時問遺浸以訓備陛下欽若成憲羈

縻要荒乃命儒臣討論故事將欲垂於方冊副在有司其所以慮
遠防微紆意及此者皆以偃兵息民故也顧臣愚陋不足以奉承
明詔黽勉期月粗見綱領詮次類例皆稟聖謨前詔斷自通好以
來以迄乎今將明作書之繇故以敘事冠於篇首厥初講和始於
繼忠書奏虜主乞盟之請賜以俞旨由是行成故次之以書詔旣
許其通好乃有載書以著信故次之以誓書昔之和戎則有金絮
采繒之賂我朝歲致銀絹以資其費故次之以歲幣恩意旣通又
有好貨以將之故次之以國信信好不可單往必有言詞以文之
故次之以國書異國之情非行人莫達故次之以奉使之別則有
接送館伴所經城邑郵亭次舍山川有險易道塗有回遠若非形
於績事則方嚮莫得而辨也故作驛程地圖前後遣到名氏非一
職秩不同南北羣臣交相禮接年月次序散而不齊旣爲信書不
可無紀故作名銜年表夫如是而使事盡矣通好肇於戎人我從
而聽之凡問遺之事皆列北信北書於前朝廷所遣乃報禮也故

載之於後所以著其所後從來也凡使者之至在道則有郵館宣勞之儀入朝則有見辭宴賜之式禮意疏數並有節文故次之以儀式又次之以賜予虜待王人亦有常矩無敢違越故以持禮過北界及北界分物係於後使者宜通賓主之歡而贄見之禮不可闕也故次之以交馳問勞往返詔宣書劄體範存焉故受之以詔錄又次之以書儀信幣則有齎操之勤導從則有輿隸之眾露賚所及無不均通故次之以例物使者至都上恩顧卹靡所不至或貿易貨財或須索供饋或丐求珍異許予多矣故次之以市易而供須求丐附焉南北將命往還約束細大之務動循前比故次之以條例凡此皆常使也誕辰歲節致禮而已至若事干大體則有專使以導之故次之以泛使疆場之虞帥守當任其責則接境司州得以公牒往復故次之以支移事非司州所能予奪至待命官及疆吏對議者代州移徙巡鋪界壕是也故次之以河東地界疆界既辨則邊圉不可不謹故次之以邊防其別又有州郡壁壘之繕

完砦鋪塘濼之限斷載於輿地所以示守備之嚴也凡爲此書本於通好遼人則彼之種族自出不可不知遼本契丹也故次之以契丹世系虜與中國言語不通飲食不同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難以禮義治也朝廷所以能固結而柔服之蓋知其愛好之實也故次之以國俗耶律氏僭擬中華有年數矣爵號官稱往往竊名故次之以官屬而宗戚俸祿三者相須並見於夷狄之俗恃險與馬由古然矣故次之以關口道路又次之以番軍馬遼之爲國幅員不過三千餘里而並建都府兼置州縣輶車所過宜詳其處故次之以州縣彼裔夷也并有奚渤故土外接大荒之境其可見者宜兼著之所以示天聲之逮遠也故終於番夷雜錄而經制方畧論議奏疏附焉臣竊觀前世制禦戎狄之道載籍所紀不過厚利和親以約結之用武克伐以驅除之或入朝質子以制其命漢唐之事若可信也然約結一解則陵暴隨之彼豈不得其術邪蓋恃一時之安而不圖經久之利固也淵謀碩畫何代無之至于我朝

乃得上策年歷七紀而保塞無患歲來信幣而致禮益恭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至老死而不知兵革自書契以來戢兵保定未有如今日之全勝者也 聖上方恢天下之度以威懷遠人猶慮有思慢令取侮遂案圖籍揭爲令典使之循守無得而踰後雖有忿鷙悍黠之虜欲啟事端繩以章條彼當自屈若然舉遼胡之眾唯上之令則是書之作可謂規撫宏遠而德施無窮矣然以今日承平之勢當彼百年既往之運狂我涵煦侈心漸萌侈極而微形兆茲見藁街質館行可致其俘入矣姑撮其大要概副聖衷經遠之慮總二百卷卷有冗併則釐爲上中下謹條事目具於左方

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爲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于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邱墓宗廟奉死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

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鎡基筐筥杵臼所以資農作也薄槌以時蠶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旛旄所以表師旅也鼓鼙鐃鐃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罔罟畢翳所以給畋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鞞舄所以周身也冕弁巾冠所以飾首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玉於身觸以衝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桌以杖屨輔其隆以日月致其殺所以厚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璧琮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慤由是而交齋齋竊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尊彝所以酌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由是而合莞簟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射侯旣抗正鵠旣設弓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庫之藏鍵

閉筭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詐僞由是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貴其物也或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尊尊而親親老老而賓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度於是乎始罔淫爲異器以啟奇邪是以作而可法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眾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度數以適規矩方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程百器以役百工是以先王務審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矣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替而拜四官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爲淹相見於江之南固請於予曰爲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甫曰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爲不自安今朋友以謂衡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章望之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人者因其形之一類概以其物稱之入之形同莫可辨者古之人以名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爲識別後之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反名如商之於子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子長予之於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已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字以正夫子不安其說也命予爲言其理以易之夫子學於古人聞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待正夫之字然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附於因物以配義者如曰不

已質哉爲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云者
謂其來非外也

宋文鑑卷第八十九

宋文鑑卷第九十

序

後周書序

王安國

良方序

沈括

縣法序

呂惠卿

易傳序

程頤

春秋序

程頤

羣居治五經序

龔鼎臣

送焦千之序

劉攽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南豐集序

王震

後周書序

王安國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
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

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卧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誦己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誇言之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誦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

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力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驚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有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堂廟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而革者必待

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是固不宜無論也

良方序

沈括

予嘗論治病有五難辨疾治疾飲藥處方別藥此五也今之視疾者唯候氣口六脉而已古之人視疾必察其聲音顏色舉動膚理情性嗜好問其所爲考其所行已得其大半而又徧診人迎氣口十二動脉疾發於五臟則五色爲之應五聲爲之變五味爲之偏十二脉爲之動求之如此其詳然而猶懼失之此辨疾之難一也今之治疾者以一二藥書其服餌之節授之而已古之治疾者先知陰陽運歷之變故山林川澤之竅發而又視其老少肥瘠貴賤居養性術好惡憂喜勞逸順其所宜違其所不宜或藥或火或刺或砭或風或液矯易其故常揣摩其性理搏而索之投機順變間

不容髮而又調其衣服理其飲食異其居處因其情變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暘雨電雷鬼靈厭蠱甘苦寒暑之節從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彊弱五臟異稟飲食異好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一形彼不一不以一人例比眾人此人事也言能不傳之於書亦不喻之於口其精過於承蠲其察甚於刻棘目不捨色耳不失聲手不釋脉猶懼其差也授藥遂去而希其十全不其難哉此治疾之難二也古之飲藥者煑煉有節飲啜有宜藥有可以久煑有不可以久煑者有宜熾火有宜溫火者此煑煉之節也宜溫宜寒或緩或速或乘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用者有違飲食喜怒而飲食喜怒爲敵者此飲啜之宜也而水泉有美惡操藥之人有勤惰如此而責藥之不效者非藥之罪也此服藥之難三也藥之單用爲易知複用爲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爲不足又以眾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有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方書雖有使佐畏惡之性而古人所未言人情所不測

者庸可盡哉如酒之於人飲之踰石而不亂者有濡咳則顛眩者
漆之於人有終日搏漉而無害者有觸之則瘡爛者焉知他藥人
於人無似之異者此稟賦之異也南人食豬魚以生北人食豬魚
以病此風氣之異也水銀得硫黃而赤如丹得礬石而白如雪人
之欲酸者無過於醋矣以醋為未足又益之以棖二酸相濟宜甚
酸而反甘巴豆善利也以巴豆之利為未足而又益之以大黃則
其利反折蟹與柿嘗食之而無害也二物相遇不旋踵而嘔此色
為易見味為易知嘔利為大變故人人知之至於相合而之他藏
致他疾者庸可易知邪如乳石之忌參朮觸者多死至於五石散
則皆用參朮此古人處方之妙而世人或未論也此處方之難四
也醫誠藝也方誠善也用之中節也而藥或非良其奈何哉橘過
江而為枳麥得濕而為蛾雞踰嶺而黑鸚鵡踰嶺而白月虧而蚌
蛤消露下而蚊喙斥此形氣之易知者也性豈獨不然乎予觀越
人藝茶畦稻一溝一壠之異遠不能數步則色味頓殊況藥之所

生秦越燕楚之相遠而又有山澤膏瘠燥濕之異稟豈能物物盡
其所宜又素問說陽明在天則花實戕氣少陽在泉則金石失理
如此之論採掇者固未嘗恤也抑又取之有早晚藏之有良苦風
雨燥濕動有槁暴今之處藥或有惡火者必日之而後咀然安知
採藏之家不嘗烘焙哉又不能必此辨藥之難五也此五者大槩
而已其微至於言不能宣其詳至於書不能載豈庸庸之人而可
以易言醫哉予治方最久有方之良者輒異疏之世之為方者稱
其治效嘗喜過實千金肘後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予所
謂良方者必目睹其驗始著于篇聞不預也然人之疾如向所謂
五難者夫豈能必良哉一觀其驗即謂之良殆不異乎刻舟以求
遺劍者予所以注著其狀于方尾疾有相似者庶幾偶直云耳篇
無次序隨得隨注以與人拯道貴速故不假久伏待完也

縣法序

呂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訟簡刑獄平會

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旱有備盜賊不作衣食滋殖風俗敦厚必自縣始然古之官學皆有師法雖工官猶莫不然況於為數萬戶之縣而當古一國之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於此也久矣茲者出守大名當荐饑之後民卒流亡盜賊多有隨宜應務粗亦竭愚復召畿內之知佐問其所以施設之方而監司部吏之歷縣道老民事皆諮訪焉既盡其所長矣於是又附以平日之所嘗講聞試用者為法令詞訟刑獄簿歷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敕令合而易曉故不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內而已然愷悌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愛也

易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

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胡本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春秋傳序

程頤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采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

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子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羣居治五經序

龔鼎臣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歲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貢舉比及得爵祿政事卒不論經義故以傳誦爲己羞喜近功輕遠度率常挾剔其詞引爲章句自謂通經及語以道德仁義皆若籛之於聲瞽之於色其不能聞且見者如是予常病焉會鄴郡陳子堅河南侯孝傑俱以儒名相與擇士之秀者得孫高二生各取一經以治之由是以室之中講正誦醇仁義之言復如椒蘭天人之理遂如江海時發辨論鏗然其聲旣而樹程式凡十日互求傳注所未至者以質問焉有不通者罰金以恥之庶乎鮮或暇逸而造乎極焉然孔子謂誦詩三百授

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者誠爲顛愚者發爾善爲學者能誦且達於政而敏於對其於聖人之言爲不乖謬矣用是著其始且以勉于終云

送焦干之序

劉攽

放嘗論鄉舉里選之法難全行於今自三代之盛諸侯列國與郡縣不同及事久遠不傳且置不言夫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蠹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遺事不惑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故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廩役蠶愚無智貪詬無節乘閒窺隙詭法求貨咨罵僂辱安以爲已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實而察舉之固難矣前年天子祫祭宗廟施慶天下

閔太平之時賢士有遺逸而不仕者因詔州郡推擇上名于朝間一歲處士之應詔而至十三人果多游學成名者天子皆以禮接之館于太學而使有司策問以經術之要當世之宜而爵命之皆得顯名美仕焉凡十三人吾所素識者焦君伯彊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惜之謂之遺逸不亦宜乎夫州郡推擇之公也有司考試之明也方將爲國得賢必且精心審慮拔士於千萬豈其崇虛徇名苟得舉逸名之稱而已則夫十二人者吾雖未盡識之殆皆焦君之倫無疑於是焉使之從政治譬猶發敖倉以調貧乏決江河以灌下濕沛然其有餘矣然吾聞焦君之名在第三而他郡有辭禮命而不至者夫焦君之才既盡美矣況復有過其一二者乎彼辭禮命不至者又其故何哉彼以迎之致敬之禮未盡其數歟抑彼皆伊尹太公之儔至三聘而後幡然改立爲太師然後載而與之歸乎天下之大未可誣也吾甚慕之故於焦君之行樂道之焉

送趙希道序

潘興嗣

予少時以爲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壘之士能奮力以取之睥睨而舉目優游而就步則以爲不若人矣既而熟視天下之士顛仆寒餓之際老死林谷之間未必盡非才而世之出於功名者或異是焉猶中疑而未決也則取史氏所載上下數千載泛濫而博求之然後知功名立者或偶於一時不必皆奇男子又有幸不幸也反而思之則縮縮然不得其所欲因取文王周公孔子之書顛倒散漫以觀乎消息盈虛之際則豁然若有所得嗟乎始予之狂猶騰瀾怒濤橫流逆奔吞噬百川久之勢旋氣定平入于海雖蛟魚百怪出沒涵涌而不知所以泊乎其中蓋予與希道別十有三年予之銳氣銷鑠頓拙如此而希道平時尤喜功名廓落敢言今乃爲小官奔走數千里外宜其憤憤不得於心乃俛首低氣視甌石焉不啻若千金之重豈其所徇者輕而無異於吾之說邪如無異於吾說則篤吾以自信如是功名之來也有餘其去也無不足迺所

謂幸不幸者豁然於胸中矣希道其勉之

南豐集序

王震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燦鶩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拱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以韓愈爲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遇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節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行裕雅重自成一家余時爲尙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懸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哀錄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

宋文鑑卷第九十

宋文鑑卷第九十一

序

正蒙序

仁皇訓典序

熙寧太常祠祭總要序

仁宗御書後序

茶經序

中庸後解序

進策序

揚州集序

集瑞圖序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正蒙序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陰橫渠之陽潛心

范育

范祖禹

楊傑

陳師道

陳師道

呂大臨

秦觀

秦觀

張耒

范育

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
出也問因問答之言或窺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爲禮官
至京師予始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于驪山之
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寢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十有三年于
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爲十七篇以示
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株昏盤之說然斯言也豈
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爲書以推明夫
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
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
適將取訾於未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千有餘年處士
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圖老子之書天下其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
侈其說以爲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爲正世
之儒者亦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
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況能奮一朝之辯而

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識參
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
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將
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屠
以心爲法以空爲真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卽氣
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
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
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
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
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爲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爲
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
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勤闢楊朱
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
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地理有

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眾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問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爲之敘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爲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爲夫子言乎雖然燭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太山之高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育謹序

仁皇訓典序

范祖禹

臣竊以語聖人之德必以甚盛者爲稱觀先王之治必以所多者爲尚堯以仁舜以孝禹以功文王以文皆其甚盛者也夏之政忠商之政質周之政文皆其所多者也三代以後其德不極其治不純然而亦必有盛多者焉漢孝文之恭儉唐太宗之功烈考之三王抑其次也惟我有 宋受天眷命 太祖無心於有天下而神器歸之至仁如天神武不殺終捨其子以授 大聖堯舜傳賢不
是過也 太宗繼文海內爲一 眞宗守成治致太平至于 仁宗當勝殘去殺之運制禮作樂之會光有天下四十二年 宋興以來享國最久修身於一堂之上而置天下於太山之安端拱於法宮之中而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威靈在天既三十年仁深澤厚淪浹海寓流風未息故老猶存窮山窟穴之氓言之則流涕被髮左衽之俗聞之則稽首用能光大累聖無前之烈恢建後嗣無窮之基昔周公作無逸本之太王王

季以及文王追配三宗四人迪哲多稱文王之德以勸成王取其
可以爲法者也漢自高祖至于肅宗非無賢君而漢世之治獨稱
孝文唐自高祖至于宣宗亦非無令主而唐世之治獨稱太宗皆
取其子孫可守以爲成憲也洪惟 本朝祖宗以聖繼聖其治尙
仁而 仁宗得其粹焉古者史爲書以勸戒人君唐史官吳兢作
正觀政要 仁宗時命史臣編三朝寶訓 神宗時亦論次兩朝
之事 陛下又命臣以神宗之訓上繼 五朝以備邇英進讀日
陳于前考自三代以來未有 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恭惟
仁宗言爲謨訓動爲典則實守成之規矩致治之準繩臣謹錄天
禧以來訖于嘉祐五十年之事凡三百十有七篇爲六卷名其書
曰 仁皇訓典以助睿覽庶有萬一之補焉元祐八年正月日臣
祖禹昧死謹上

熙寧太常祠祭總要序

楊傑

國朝歲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廟大明夜明太社太稷太一九宮

臘蜡爲大祀文宣武成風師雨師先農先蠶五龍爲中祀壽星靈
星中雷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爲小祀凡太常典禮樂少
府共服器光祿共酒齊黍稷果實醢醢將作共明水明火太府共
香幣太僕共牛羊司農共豕俎有司應命人或爲之騷然熙寧四
年冬詔以諸寺監祠事隸于太常所以肅奉神之禮也太常初置
主簿傑首被命至局之日寺監羣吏各執故習惘然不知祭事之
聯事傑迺集諸司所職爲旁通圖一卷以示之於是上知其綱下
知其目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郊廟羣祀煥然易明有司百執
各揚其職職事相聯罔不修舉命曰熙寧太常祠祭總要云

仁宗御書後序

陳師道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
所好者同于人也 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
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
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

顧好飛白書明窗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徇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徇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 皇帝會法而忘世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皇帝所書六大字以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 皇帝御天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二府百吏內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也故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 皇帝之知此故世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

茶經序

陳師道

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

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月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爲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爲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于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旣以淺陋之學爲諸

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又其次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至問也學至于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講而未必聽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也然朝廷建學設官職事有不得已者此不肖今日為諸君強言之也諸君果有聽乎無聽乎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必存乎德行而無意於功名為人者必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為人而濟其私欲者多矣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道之而不行如是則教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朝廷建官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心舍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為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則義禮必明德

行必修師友必稱鄉黨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付達於當今可以不負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諸君有意乎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今日自為謾謾無益不幾乎侮聖言者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進策序

秦觀

臣聞春則倉庚鳴夏則螻螿鳴秋則寒蟬鳴冬則雉鳴此數物者微眇矣然其候未至則寂寞而無聞既至則日夜鳴而不可已何則陰陽之所鼓動四時之所感發氣變於外則情迫於中雖欲不鳴不可得也淮海小臣不聞廟堂之識帷幄之謀獨耳剽目采頗知當世利病之所以然者嘗欲輸肝膽效情愫上書於北闕之下則又念身非諫官職非御史出位犯分重煩有司之誅隱忍逡巡而不敢發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大臣任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將修祖宗政事而親策於廷嗚呼此亦愚臣效鳴之秋也

輒忘疎賤條其意之所言者為三十篇以獻惟 陛下財擇焉其
目曰以意寓言以言寓文示變化之所終始使天下曉然知之作
國論瑟不鳴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轂不運三十輻各以其力旋
默則治語靜則制動作主術急不極則緩不生緩不極則急不成
一債一起如環無端作治勢以治為險山川是資以兵為險不厭
通達作安都自信者不避嫌自許者不求合倚而容之績乃可底
作任臣二篇眾賢聚於本朝姦人之所不利巧為詆誣以幻羣聽
作朋黨二篇鳥有鳳魚有鯤超絕之材宜見闊略作人材楊墨塞
路孟氏所攘申商岨與莫或汝過作法律二篇得與失為鄰利與
害同門非至精莫之能分作論議二篇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科
條品目其可不悉作官制二篇善治水者以四海為壑善治財者
以天地為資國之大計於是乎在作財用二篇料敵之虛實若別
牛馬應變之倉卒如數一二非有道之士不能作將帥以寡覆眾
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作奇兵美言可以市三寸之舌勝百萬之師

作辯士機會之來閒不容髮匪龜匪鏡其能勿失作謀主心不治
則神擾氣不養則精喪治心養氣其術自得作兵法愚民弄兵依
阻山谷銷亡不時或為大釁作盜賊三篇党項微種盜我靈武逾
八十年天誅不迄作邊防三篇東西為緯南北為經識者執綜而
文成其詳在彼其略在此作序篇

揚州集序

秦觀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
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
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揚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
州彭蠡既滯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
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則三代以
前所謂揚州者西北劇淮東南距海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已來
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
無常治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徙合肥

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嘗以建業爲王畿而東揚州爲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隋以後皆治廣陵繇是言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中原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廣陵在二漢時嘗爲吳國江都國廣陵郡宋爲南兗州北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唐初亦爲邗州其爲揚州自隋始也繇是言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兗東廣吳州邗州者皆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旣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考焉

集瑞圖序

秦觀

熙寧九年燕國邵舜文與諸弟持其先君之喪於宜興數月有雙瓜生於後圃後二年又生紫芝三雙桃雙蓮各一凡六物於是鄉

之耆老聞而歎曰邵氏其興乎何其瑞之多也舜文因集六物者而圖之號集瑞圖云余謂萬物皆天地之委和而瑞物者又至和之所委也至和之氣磅礴氤氳而不已則必發見於天地之間其精者蓋已爲盛德爲尊行爲豪傑之材其浮沈而下上者則又爲景星慶雲甘露時雨醴泉芝草連理之木同穎之禾而棲翔遊息乎其中者則又爲鳳凰麒麟神馬靈龜之屬嗟乎光景色象之異也藹乎華實臭味之殊也卓乎形聲文章之無與及也於是指出以爲瑞焉繇是言之世之所謂瑞者乃盛德尊行魁奇之才所鍾和氣之餘者耳邵氏之祖考旣以潛德隱行見推鄉閭至舜文彥瞻端仁又以文學收科第弟兄相繼有聞於時而諸子森然皆列於英俊之域則是至和之氣鍾於其家久矣宜其餘者發爲草木之瑞也昔楊寶得王母使者白環四枚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凡四世爲三公以往推今卽邵氏六物之瑞豈徒生而已夫蓋有應之者矣

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張耒

耒爲兒童從先人于山陽學官始見端叔爲諸生耒雖未有知意已相親後幾二十年端叔罷官四明道楚耒又獲見耒時已孤端叔弔我悲懷如骨肉後兄再遇于京師今其再也然端叔每別數年一見其論議益奇名譽益高今朝廷士大夫相與稱說天下士屈指不一二必曰吾端叔也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於先生而蘇先生一日言於朝請以端叔佐幕府蘇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耒蘇公門人之下列也其親慕端叔不足怪庚午耒卧病城南門無犬雞晝卧悄悄端叔嘗夜過我以燭視我面目見病有間喜動詞色訪覓鑿藥以至無恙我之道藝無取名譽不振端叔獨拳拳如此何也然端叔與余外家通譜於我舅行也豈其出於此非耶八年十月過我告以將北求余言爲贈行余在交遊中已號爲多言其敢有愛于子爲今中國患者西北二虜也狙伺我久矣

西小而輕故爲變易北大而重故爲變遲小者疥癬大者癰疽也自北方罷兵中國直信而不問君臣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者數十年矣吾知其故誠知驕虜之不能棄吾之重幣也有司如故事歲時發幣車馬出門而北顧無事矣凡爲是說者謂非虜情則不可然人度量相遠未可以十百計也世固有得一金而喜者何必金帛數十萬亦有得國於人而不厭者數十萬金帛未足賴也往趙元昊未反時中國不爲備禦猶今日之信北一旦不遜中國震動視其治軍立國驕逆悍鷙豈特河隴間一羌酋也吾安能復以羈縻其父祖者制畜之哉且雄傑之才未嘗絕於世不在中國必在夷狄高皇帝以氣吞中原之雄而冒頓張于匈奴高帝終無以困之魏滅蜀晉滅吳大敵已盡而苻石騫于中國祖宗受夷僭亂天下聽順無復偃蹇而久之元昊叛于羌自是以來又數十年矣耒聞今北邊要郡有城隍不修器械苦惡屯戍單寡然跬步強敵而人不懼者誠信之也梟鳴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

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吁亦過矣定武虜衝也其容有悔乎未頃在洛陽與劉几者語邊事几老將也謂余曰比見詔書禁邊吏夜飲此曹一旦有急將使輸其肝腦而平日禁其為樂為今役者不亦難乎夫椎牛醢酒豐犒而休養之非欲以醉飼為德所以增士氣也未聞定武異時從軍吏士豐樂豪盛而今燕豆疏惡終日受饗腹猶枵然官吏貧窶有愁苦無聊之心且朝廷既委所當費而不愛矣將軍重兵臨方面天子屬以何事而與持籌小吏日夜計口腹之贏此何為者也真能遂不費一錢纔得幾何哉子從辟以佐帥軍事與有責矣挾端叔之學問詞章而從蘇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是則余無以贊子矣

宋文鑑卷第九十一

宋文鑑卷第九十二

序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捕魚圖序

晁補之

離騷新序

晁補之

送田承君序

鄒浩

孫莘老易傳序

游酢

論語解序

謝良佐

趙氏金石錄序

劉跂

泰山秦篆譜序

劉跂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

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裹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况所謂兼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輶輻巨細強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于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為詩章古文後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

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兼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為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為其可悔者眾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捕魚圖序

晁補之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葦向搖落草萋然始黃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涯一人

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時肩擁袖者前揚鞭
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
爲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人立旁
維舟而下有笱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
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籬籬坐沈大網旁笱
屈竹爲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爲屋前有
瓶盂可見者篙者漿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竹且漁
兩兒雨蓋依籬籬坐有巾而顛出網中得者艇操楫一人縛竹跨
水上顧而語前有盂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
兩兒沉大網旁維艤者兩人篙其舟甚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
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顛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
盂盂者一人推葦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
過五六里若百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
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子嫋嫋

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
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梁笱網罟罾紛然
在江然其業廉而事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
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
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離騷新序

晁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
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
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
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
徒區區之是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
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
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
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畫於心猶以爲速

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離騷變而為賦譬江有沱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

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荀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參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錄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錄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非楚人之緒則不錄

送田承君序

鄒浩

熙寧元豐間外部貴人爭違義以示寵其視夫家之赤子甚於蒿萊芟夷焚燎極其力而後已蓋所謂矢匠惟恐不傷人者遂使覆露之恩輒逗遛不下於是諫官御史森森在廷禁不敢出一語為社稷計況分職其中者乎其脅於名分相與影響固不足深責其慷慨建明屹如勅敵壓之以山邱而首不屈駭之以雷霆而色不變知保吾赤子以對揚天命而已可不謂賢哉僕所得者二人

其一揚州江都令羅適見而得之者乎其一信州弋陽令董敦逸聞而得之者也嗚呼天下幾路列郡幾城縮銅章以據百里者幾人僕勤勤訪焉不滿三數其難矣哉又羅公之在江都也其始邑人固有欲殺之者矣在公左右固有毀之者矣鄰封固有嗤之者矣未幾嗤之者自媿其不能也毀之者不覺譽出言其口也欲殺之者日懼其不久留也相率圖其像築室而祠之皆承君作尉時熟於聽覽且嘗信眉抵掌爲僕劇談恨不與爲僚者也承君貫古今每笑俗儒貴耳而賤目今治西河也肯捨江都之所得而遠慕卓魯乎苟思民有赴愬而不獲伸甚於子之沈下僚而持衡者不察也思民有窘於衣食之謀甚於子之待次而無以自裕也思民有流離蕩析而不安其居甚於子之侍老攜幼往返千萬里也將見異時報政不獨踵繼于羅公又與西門豹史起相望無愧作焉邑之士果有文學如子夏者乎僕知其爲子作頌果有行義如段干木者乎僕知其啟戶持謁願交於下風子之祖子方果不昧亦

且陰自喜曰吾苗裔有人

孫莘老易傳序

游酢

易之爲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之理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污三極之道皆原於一而會於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於天文俯則形於地理中則隱於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冥行於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向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爲作也伏犧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犧至于仲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於中正之塗而要於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公莘老少而好易常以是行已亦以是立朝或進或退或語或默或從或違皆占於易而後

行也晚而成書辭約而旨明義直而事核又將與學者共之蓋亦先聖之所期豈徒爲章句以自名家而已此先生傳易之意也學者宜以是觀之

論語解序

謝良佐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爾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爲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一本蓋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以無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佗一作昔日識其面今日見一作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爲一作坐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爲淺近而忽勿以爲太高而驚勿以

爲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爲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亶亶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與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余昔者俱洒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

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矣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太有逕庭乎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餽人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餽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爾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

身矣油然內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益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君臣豈人能秩敘仁義禮樂豈人能強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爲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捨之相遠也學者儻以此言爲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爲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闕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

意於斯乎

趙氏金石錄序

劉 跋

東武趙明誠德夫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計其得失著金石錄若干卷別白抵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模印便於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爲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規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譬校之士抱槩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景畝稱之以爲名言彼哉卑陋一至於此或譏邢邵不善讐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於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

以爲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爲玩哉今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夫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於學者亟索余文爲序竊獲附姓名於篇末有可喜者於是乎書

泰山秦篆譜序

劉 跋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慶厯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

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榻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指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模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模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岳上親以檀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為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馮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為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屢報乃為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

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沈晦之迹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尚也如親輒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氏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陞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為正其曰御史大夫者莊子曰且而屬之夫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新校楚辭序

黃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為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為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

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諱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蘋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秘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子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槩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其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

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驗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爲難誦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宋文鑑卷九十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十五